

三月不来四月来

——柳杨堡纪事一

◎杨静龙

1

饥饿的春笋争先恐后展示着自己的旺盛生命，破土而出的声音在大竹林子里此起彼伏，啪啪作响。一阵突如其来铁器碰击之声于是被河水那样淹没了。

失去了依附的断臂，仿佛一条从竹梢上陡然跌落下来的漂亮青蛇，在野蕨草和竹笋之间不懈地扭动着。

血沫子犹如风中的鲜红花瓣，纷纷扬扬，飘落在草丛之中。

2

竹枝夫妇做了几蒸笼细豆沙的清明果子，用作下乡收购货物时的干粮。在离开家之前，他们先挑拣出一些色绿馅满、面相漂亮的清明果子，装了大半篮子，交给儿子柳初明。

竹枝夫妇站在门檐下，望着儿子挎了竹篮急急穿过柳堡的长街，来到通往杨村的青石官道上。两人不觉对视了一眼，长长叹出一口气来。

清明大如年。

不仅如此，清明时节还是江南一带节气上的重要分水岭。在那些日子里，细雨仿佛蚕丝的薄衫，又像一场经久不散的雾岚，让村镇里的人们有了充足的理由，畅怀享受春耕到来之前最后一节闲散时光。

从柳堡到杨村用青石板铺就的官道上，到处都是走亲访友的人们，他们手挽盛满时令果蔬的竹篮子，高声大气地互相打着招呼。市面上刚刚作兴起来的东洋纸烟卷，装在男人们贴身的衣兜里，他们掏出纸烟互敬的时候，额角上的自豪色彩让人们不由想起春季那久违的灿烂阳光。而此刻的女人们则是羞涩的腼腆的，哪怕平日再蛮再辣的娘儿们，也把油纸伞儿压得低低的。从油纸伞下面偶尔响起来的一串笑声，也像春天的细雨那样，温软而潮湿。

柳明初不时地与熟人们搭个话头，却不多闲扯，脚

下也并不有所放松，一路疾行，早到了杨村的玉水桥头。

玉水河清冽而平缓地向前流淌，一群灰褐色的鸭子在河面上像船只一样游弋着。几只公鸭突然嘎嘎地叫唤起来，惊起了岸畔柳树上的一群黄雀儿，扑棱棱飞起来。

柳初明略微驻足，喘了一口气，就向杨村的村街走去。不一会儿，他的眼前出现了一座竹篱笆院子。

院门虚掩着，他推了一把，门往两边呀的一声开了。“谁呀？”屋里传出一个姑娘的细声。

“是我，”柳初明嗓子里突然有点阻塞，答应了半声，轻轻走进院子里来。

柳初明在跨进堂屋的一霎间，没有适应里面幽暗的光线。他揉了揉被雨水和汗水同时弄湿了的眼睛，然后渐渐看清那一张张年年如一摆放在堂屋里的高大机器。暗红色的枣木机架仿佛一座门框那样，高高地竖在他的面前，悬挂其上的草席子，就像缓缓升起来的一张青色门帘。

这是一架编织草席的老式木头机器。机器一侧，端坐着一个十七、八岁细身条的俊俏姑娘。

柳初明轻手轻脚把手里的篮子放到桌上，一边四处张望着。

那姑娘格格地笑了，说：“爹爹去大竹林子上坟了，哥哥你就那么怕我爹爹呀？格格格。”

柳初明并不作答，但脚步立即显得轻快了起来，他从篮子里挑出一只最大的清明果子，递给了小青吃。自己去灶间倒出一碗水来，咕咚咕咚喝了。又从墙角拿过一捆席草，说：“小青，我给你择席草吧。”

姑娘却不答话，一边吃着清明果子，一边往一根细长的竹千子上套席草，两根席草，根外梢内，梢端略略交叠。唰的一声，长千穿进细麻经线网里，又唰一声抽回来，仿佛织机上的梭子那样轻巧。脚下随之踏，一条杠杆子轻轻落下，噗一声压实了。送草抽千压杆，动作娴熟，周而复始，一张完整的草席就在足够的长度之下诞生了。

自打春闲以来，小青就一直足不出户，在家里编织草席，一捆捆草席已经把堂屋的一面山墙遮去了一人多高。不久之后，草席贩子们的敞篷船就会像一群鸭子那样，沿着玉水河蜿蜒而来，他们的吆喝之声也会像鸭子一样在玉水河上此起彼伏。现在，小青卧房里的樟木箱子底下已经用手帕包了一大沓钞票。这是她在漫长的姑娘生涯中积累起来的所有财富，父亲从未向她伸手要过一角钱。等到堂屋里那些草席装载到小贩们的敞篷船里，那沓钞票就能长到令人欣喜的高度了。然后在某一天，父女俩就会摇起双橹木船去宁波城里，购置喜衣喜被、首饰香粉等一应嫁妆。

但是，每每想到这里，小青的心里总是又热又痛的。

可小青现在并不愿意想这些闹心的事情，她已经吃下两只清明果子了，用舌尖舔了舔嘴唇，啧啧称道：“哥哥，清明果子真甜。”

柳初明得意了起来，说：“那是。”

“哥哥，”小青说，“听说柳堡来了一个说书师傅，是真的吗？书说得怎么样？”

柳初明把一捆席草在机器前摊开，慢慢挑拣起来，一边说：“那是一对怪人呢，师傅断臂，徒弟瘸子。不过，他们的书可是说得呱呱叫！”

小青往线网里送一次长钎，噗地踏下压杆，说：“哥哥给我讲讲听来的故事吧。”

玉水河一带盛行唱戏说书，男女老幼几乎个个都是故事篓子，谁都会说，谁都爱听。说说故事，讲讲道情，那简直就是生活当中的油盐酱醋柴了。柳初明一点也不推辞，当即就讲了一个故事。

“话说当年宁波府慈溪县有一个县太爷，”柳初明说，“有一次，县太爷考县里的秀才，问道，你家近山，可晓得树有雌雄么？秀才说，回大人，据学生知道，松树是雄的，梅树是雌的。县太爷问，何以见得？秀才哈哈大笑道，公木合成一个松字，母木合成一个梅字，可见松树为雄、梅树为雌了。”

小青格格地笑起来，然后问道：“哥哥讲完了？”

柳初明回答道：“讲完了。”

“不过瘾，再讲一个。”小青说。

“那你用什么谢我？”

“我给你烧饭吃。”

“好，那就再讲一个。”柳初明略微想了想，朝小青坏笑了一下，说，“从前，柳堡有一个好后生，他相上了杨村的一个好妹子。那后生朝也想那妹子，暮也想那妹子，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终于有一天，那后生鼓足勇气去向妹子求亲，妹子作难他说，如果你能搓得一根三尺三寸长的灰绳子，我就应允你。柳堡的好后生想了三天三夜，终于想出了好办法，拔了秋天野地上的茅草，搓成一根三尺三寸长的草绳，放在地上点火烧

了。草绳从这一头烧到那一头，地上就留下了一根灰绳子。”

柳初明已经拣好一小捆席草，用稻草绳子系扎了，放到墙角边去。当他走过小青身边时，站住了，扯了一把小青的袖子，说：“那一天，柳堡的后生就把杨村的妹子拉到灰绳子面前，说，好妹妹，现在你可赖不得这门亲事了。”

小青显然听出了什么意思，嗔道：“哥哥你坏。”

仿佛一下子从雨地里走到太阳底下，小青的脸上身上陡然一阵发热。

3

数十年之后闻名江南的玉水河畔柳杨堡，那时候还是相距数里之遥的两个村镇，并没有连成一片。柳堡因为是一个水陆码头，集市由来已久，慢慢就成为了一个小集镇；而杨村则完全还是一个小村庄。

它们中间有一片茂密的大竹林子，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两边的人们都能听见嘯嘯竹鸣。

从高处鸟瞰，那个大竹林子就像一只巨大的马腰子，东西长七八里，南北宽三四里。里面散落着几只小水塘，还有几处低矮的山坡。一条东西走向的青灰色石板路一如女人们的细长腰带，弯弯曲曲从林子中间飘过。青石板上点缀着一簇簇碧绿的苔藓，叫不上名字的杂色花草则长满了石缝。偶尔有一棵二棵细细的笋子，从石缝间好奇地探出脑袋，然后慢慢伸出身子来，却碰在行人的脚步上，啪的一声就断了看似荒蛮的一条青石板路，却是人们西去杭州嘉兴、东走宁波台州的必由之路，是浙东越地一条赫赫有名的驿道。

岁月悠悠，驿道漫漫，就不免发生一些劫富济贫、杀人越货的江湖勾当。

在柳堡和杨村，就曾经有过这样的人和事。在一年当中绝大部分日子里，他们都是老实巴交的小百姓，低眉顺眼地过着贫穷而闲散的农家生活。而在某些特殊的时刻，他们却变成了豪气冲天、杀人不眨眼的绿林好汉。

柳堡和杨村的人们大都没有读过私塾，更不消说西洋式的学堂教育了。他们虽然不通文墨，蝌蚪一样的字儿写不到一尺长，嘴巴张开却也能道出三句五句文绉绉的书生话来，这完全得益于在江南城乡盛极一时的民间说唱业。每年冬春两闲时节，那些说书艺人穿一身青衣，肩负斑点蛇皮胡琴，穿梭一般来往于村乡之间。他们说史演义，诸如三国志水浒传，大红袍小忠义；也说道情，比如将兴哥苏小妹，三言二拍玉堂春。乡人们的思想在这些庞杂无绪的故事中得到了启蒙，大忠大义当然令人肃然起敬，杀人越货未必不让人佩服；义夫节妇自然高尚，偷人养汉也不失风流。这就是那个年代江南乡人们的思想价值体系，他们的脑袋就像是一只混沌

的池塘，鱼虾虫鳖，一池同存；食草吃肉，各得其所。

杨村的杨竹根可算是其中一个代表了。

杨竹根二十八岁那年，玉水河流域遍闹春荒，人们像高粱秸子一般一摞摞饿毙于荒野之中，或挺尸于茅舍破床之上。自从黄巾裹头的长毛父亲成了清兵的刀下之鬼以后，母亲哭瞎了双眼，大姐竹枝早已出嫁，杨竹根便与瞎眼母亲相依为命，苦度日子。为了把米缸里仅剩的一丁点杂粮留给儿子，瞎眼母亲已经连续喝了一个多月清水野菜汤了。每天喝完野菜汤，她就早早躺在竹床上等待天色慢慢黑下来，然后又在饥肠辘辘的黑夜里苦苦熬待天明。

终于，在一个细雨飞扬的清晨，血气方刚的杨竹根咬咬牙从柴房里翻寻出那柄锈迹斑斑的宽口腰刀，在青条石上嚙嚙磨起来。当刀面能够清晰地映出他因长期饥饿而浮肿发青的脸面时，另一张英姿勃发的脸孔也出现在他的脑际。那是杨竹根的父亲，翼王石达开麾下一个英勇为畏的小头目，曾经杀敌无数，威名远播。父亲战死沙场之后，长毛们送来了他的遗物：一件血迹斑斑的战衣，一柄寒锋熠熠的腰刀。

不久之后，杨竹根已经蛰伏在大竹林子里一座小土丘后面了。他双耳竖起，像一只饥饿的雄猫捕捉着脚步声。他的目光箭一般穿透草丛，直射那条腰带一样曲折蜿蜒的青石驿道。

细雨被密集的竹梢遮挡了，起风时变成几阵雨滴洒落下来。草丛被雨水洗得青翠欲滴，野蕨草东一簇西一丛站立着，垂着它们沉甸甸的脑袋，仿佛在思考什么问题，又像是犹豫不决。荒年的春笋疯长着，显出一种难以掩饰的饥饿感。啪一声，附近一棵毛笋破土了；啪一声，又一棵毛笋拔节了。

时光的行走显得那么的缓慢，似乎有点裹足不前的样子。离家前喝下去的两碗薄粥汤，早随着几泡尿撒完了。杨竹根能够听见自己的肚皮像一面牛皮鼓那样咕咚咕咚地响个不停，他紧盯前方道路的双眼渐渐起了模糊的星花。

有好几次，杨竹根想从土丘后面站立起来，大步离开大竹林子，从而取消这次劫掠行动。但牛皮鼓一样的肚子又迫使他不得不蹲下去，他耳朵里似乎还响着瞎眼母亲肚子里的咚咚鼓声。

“格格格……”一串清脆的笑声穿透雨雾，从远处随风飘至。很快，腰带一样的青石驿道上出现了两条人影。人影在毛竹林里忽遮忽现，让杨竹根觉得自己仿佛跌入了一场虚幻的梦中，变得一点儿也不真实。

杨竹根晃了晃脑袋，把手指插进湿润的泥土里，他感觉到了一阵疼痛。

虽然，这样的伏击在说书故事里屡见不鲜，在柳堡和杨村也非绝无仅有。但对于杨竹根来说，这毕竟还是

第一次，绝非等闲小可之事啊！杨竹根外面的衣裤早已被雨水淋湿，此刻连贴身内衣也都让汗湿透了。

“小点儿声，这大竹林子里常有毛贼出没，小心被抢了你去压寨夫人，”响起一个男人的声音，听口音像是西吴嘉兴一带的人。

“格格格……”年轻女人的笑声就像春天遍地绽放的山花，又像晚风吹动庙檐上的风铃。

杨竹根平生从未闻听过如此美妙的笑声，一时显得楞怔起来。

“夫君是仗剑书侠，又怕什么小毛贼呀！格格格……”年轻女人娇声说道。

此刻，杨竹根已经能够清晰地看到来人的身影了。打头里大踏步走来的瘦高男人，身穿青色竹布长衫，肩上斜背一把斑点蛇皮胡琴，手上提了雕花宝剑，完全是一副走乡串镇的说书师傅装束。显然，这不是杨竹根此次劫掠行动的理想人选，杨竹根意想之中的对象应该是一个腰缠万贯的生意之人，褡裢里面有着大把大把叮当作响的现大洋。

就在杨竹根犹豫不决的时候，那个笑声格格的年轻女人从瘦高男人身后闪现出来。女人手挽篮花包袱，袅袅而行多么俊俏的女人啊！

俏女人径直往小土丘走来，在路边一块光滑的岩石上坐了下来。

“我渴了，你去打水来我喝。”俏女人低声娇语，吴音温软，与玉水河一带硬邦邦的越地口音截然不同，两相比较，其有天壤之别。

土丘背面的草丛中，杨竹根怔怔地蹲伏着。

瘦高男人从肩上卸下大胡琴，连同手中宝剑，一齐放到岩石一旁。然后从俏女人的包袱里取出一只白瓷茶碗来。

当男人向竹林深处一口池塘走去时，俏女人站了起来。俏女人向四面张望了一会，然后向小土丘后面走来。

杨竹根紧紧贴伏在土丘上，一颗心像被一只巨大的手掌紧紧攥住了，不敢大口喘气。

在几棵尺把高的新笋前面，俏女人站住了。她再一次向西面张望着，一双手在腰间摸索了一会，倏地矮下身子去了。

数步之遥的杨竹根听到了一股泉水急速流动的声音。然后，一缕出自人体的温骚气味扑面而来。

起风了。竹梢摇曳不止，雨滴纷纷坠落。池塘那边，一只竹蛙哇哇地叫唤起来。

杨竹根体内升腾起一种从未有过的强烈难忍的饥渴，他觉得自己的喉咙干燥得一阵阵冒烟，嘴巴里却有着大量的唾液。他不知道自己应该把它咽下去，还是一口吐出来

呀的一声，杨竹根从草丛中虎跳了出来。

杨竹根似乎并没有听见俏女人的尖叫声，他因为目光一时不能适应对方因为惊恐而未及遮掩的雪白下体，而变得头晕目眩。然后，他看见那个瘦高男人旋风一样从池塘那边刮了过来。池水从他手中的白瓷茶碗里大朵大朵泼洒出来。

杨竹根觉得那男人快速奔跑的样子真是太滑稽了，就好像背后有一只老虎在张牙舞爪紧紧追赶他一样。简直有点好笑！

直到对方的剑锋划破他的手臂，杨竹根才听到了一声叱喝：“小毛贼，敢坏我女人！”

“……”杨竹根倒退了一步。

对方显然已经怒火万丈，浑身颤抖着，脸色青得像地上的泥土一般。

“小毛贼，看剑！”对方怒骂着，吐一个招式，挥剑直扑过来。

杨竹根终于清醒了过来，飘起身子，急忙往边上跳出去，手中的腰刀顺势一笔带过。

细雨浓雾之中，寒锋急闪。

可怜的“仗剑书侠”实在是一个徒有虚名的文弱书生。只见刀锋过处，一条青衫包裹的手臂早已滚落在草丛之中，血沫子仿佛殷红的花雨，纷纷洒落下来。

4

灶间里传出枯竹被燃裂的闷响，和铲子在铁锅里快速翻动的声音，煤油灯的微弱光线透过门帘子，照在高大的木质机架上，一张草席刚刚新起了半尺多长的头。

老竹根把竹笠和篮子放到墙角里，响亮地咳了一声。

灶间里锅铲停顿了下来，传来小青的声音：“是爹爹回来啦？”

老竹根答应了一声，来到八仙桌前，摸黑点着一锅旱烟，吸起来。老竹根看到八仙桌上那些裂开的缝隙，就像一些饥饿的嘴巴，黑黝黝地张开着。

清晨出门的时候，老竹根提着一壶绍兴老酒，一只篮子。篮子里是一碗肉，一碟煮豆。现在，老酒洒在女人的坟头了，肉和豆连碗都留在坟前。等到次日他去坟前收拾，三只碗一定都是空的。人都明白那是被林子里的野物吃了，老竹根却不愿意这么想，他觉得应该是被那可怜可敬的女人用去了。多少年过来了，都是这样的。每当清明节或者农活空闲的日子，老竹根都会拎一只篮子去看那女人。他就这么不声不吭地坐在坟前，有时半天，有时一整天，然后把酒食留下来。

今天虽然戴了斗笠，但并没有完全遮挡住雨水。一天下来，浑身衣裳湿嗒嗒的，都可以拧出水来了。

老竹根这才觉得自己又冷又饿，他一把掐灭了旱烟锅子，走进了自己的卧房。当他换上干爽衣裳回到堂屋

时，八仙桌上已经摆好了饭菜。

女儿小青笑吟吟坐在煤油灯下，双颊红扑扑地仿佛两朵桃花苞子。

饭桌上有一碗刚刚热过的清明果子，老竹根拿起来吃了一口，是细豆沙的甜馅。老竹根问道：“柳堡来人了？”

小青脸上的两朵桃花绽放了，“嗯”了一声，她说，“是哥哥送来的清明果子。”

老竹根避开女儿的目光，女儿幸福的表情让他心里涌起一种不可言状的烦乱，一时却又无从说起。

女儿在年逐一年地长大，老竹根越来越觉得自己不知道该如何处置女儿的婚姻大事和未来日子了。

“爹爹，”小青笑吟吟问道，“你知道天下的树木有雌有雄吗？”

未等老竹根反映过来，小青格格笑道：“松树是雄的，梅树是雌的，这是哥哥说的。哥哥说柳堡来了一对说书人，师傅断臂，徒弟瘸子，是一对怪人呢，可他们的书说得顶呱呱的。”

老竹根停止了咀嚼，问道：“可是一对说书的残人？”

小青点了点头，说：“对呀，哥哥说他们已经在柳堡说了许多天了，很快就要到杨村来说书了。”

“断臂说书师傅，”老竹根把那只吃了一半的清明果子从嘴边移开，自言自语道，脑袋里回闪着刚才在村口遇到的那一幕情景来：当老竹根离开坟场时，饮烟和暮霭已经弥漫在杨村上空，煮熟米饭的甜香味儿在细雨中随风飘过来。

村公所的两扇黑漆大门就在这时呀地一声往两边打开了，两个外乡客人在村公所役工的陪同下，从里面走了出来。三个人在村公所门口拉拉扯扯说了一会话，便一齐向村口走去。不远处，一家酒馆的杏黄锦幌在风中愉快地飞舞着。老竹根知道外乡客人是请役工吃酒去了，那役工是个好酒之人，今天这场酒他当然不会放过的。老竹根对此并不关心，正要收回目光，却陡然发现那两个外乡客人举止怪异，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的，似乎在察看着什么。他们走路的样子总让人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头，一时却又说不出来。

老竹根揉了揉眼睛，远远地望着三个人走进酒馆里去了。

老竹根本来就觉得这两个外乡人来得有点蹊跷，被女儿一说，心里立即像一壶开水沸腾了起来。仿佛有一把快刀子在他皮肤上划了一个口子，血流出来了，伤口也就显露无遗。

老竹根把手里半只清明果子一下塞进嘴里，一边快速嚼着，一边咕咕啾啾对小青说：“来了，他们已经来了！”

5

饥肠辘辘的杨竹根持刀闯入大竹林子，其初衷无非是为了一宗救急救难的小富贵，结果却鬼使神差地劫夺了一个俊俏女人。

当年轻的杨竹根肩扛惊厥过去的俏女人，快速遁去时，身后传来那个倒霉的“仗剑书侠”声嘶力竭的叱骂之声：“小毛贼，我与你共戴天！”

“小毛贼，我誓杀你！”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杨竹根毫不理会这些斥骂，早一阵风似地来到了竹林外官道上。雨季的午后，道路上寂然无人。这正是杨竹根所需要的，他屏气提劲，疾步如飞。

刚行至一半，岔路上却走出一个人来。杨竹根眼儿尖，一下就看清是他柳堡的姐夫子。

姐夫下乡给儿子柳明初采办过周岁生日的果蔬面食，因遭荒年，一副担子倒是空了大半担。好在不知在哪里采来了一只瘦伶伶的白鹅，在“无鹅不成宴”的玉米河一带，毕竟可以勉强撑起周岁酒的排场来了。

裹挟一个女人惊慌行走的杨竹根让姐夫大吃一惊，但他即刻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杨竹根的一身血迹使一切都不言自明了。

不消半袋烟功夫，昏迷不醒的俊俏女人被装进了箩筐里，身上撒放着一些湿嗒嗒的蔬菜。那只瘦伶伶的白鹅从另一只箩筐里伸出长长的瘦脖子，好奇地东张西望，然后昂昂地叫唤了两声。

在接下来几天，杨竹根把俏女人反锁在屋子里，自己和姐夫各领一帮年轻后生，暗地把守着进村的各个路口，严阵以待，防止可能到来的复仇行动。

可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却不见任何一个陌生人到来。终于有一天，杨竹根在姐夫和一帮好友的陪护下，走进了大竹林子。雨过天晴，林子里一片静谧。别说断臂书侠，就连血迹儿也无一丝一缕。在曾经格斗过的地方，野蕨草挺直着身杆，草绿花红，看不出一点点被踩踏的痕迹。

好友们面面相觑，然后一齐放声大笑起来。杨竹根知道他们似乎在怀疑那场被他渲染得惊心动魄的格斗事件了，可他并不作一点分辩，只顾自己长长地吁出一口气来。

可怜的仗剑书侠，从此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消失了。

杨竹根用俏女人的随身首饰度过了那场百年不遇的春荒，还在好友们的操持下，和俏女人办了酒宴成了亲。但俏女人以怀有身孕为由，并没让杨竹根动得她一根指头。

杨竹根每天能看上俏女人一眼，就已经心满意足了，他并不奢望更多了，就在床前打了一个地铺，从春睡到夏，又从夏到秋。那年下第一场雪的时候，俏女人

产下了一个女儿，取名叫小青。

俏女人对杨竹根说：“我要奶女儿一年，一年之内你还是不得近我的身子！”

杨竹根连连点头，只顾笑呵呵抱过小青来，叭叭地亲着。

转眼就是小青的周岁。头天夜里，俏女人朝杨竹根惨惨地笑了一笑，就让他坐到她的床沿上。

这是杨竹根第一次看到俏女人的笑容，也是第一次坐到对方的床沿上。他呵呵笑着，心花怒放，痴痴想着接下去还可能发生的其他好事儿。俏女人却没头没脑地给他讲了一个合浦珍珠的故事。

故事说广西有一个地方叫合浦，那里不产稻谷粮食，近海却产大珍珠，十分珍贵稀罕。可是因为地方官吏贪秽成性，弄得暗无天日，民不聊生，珍珠们就都迁徙到其他地方去了。后来新来了一个清官大老爷到任，改革前弊，与民造福，那些珍珠知道这个消息后，又纷纷迁回到合浦来了。

杨竹根当时并没有完全听懂这个文绉绉的故事，但他陶醉于俏女人的吴侬软语之中，觉得人生从未有过的幸福。

那天夜里，杨竹根回到地铺上酣然入睡。次日早起，喜滋滋地挑一担箩筐直奔柳堡。在集市上，他买下一对肥硕的白鹅，决定给女儿小青体体面面地办一场周岁酒宴，也让俏女人好好高兴一场。

可就在这一天，俏女人用一条裤腰带，把自己永远地挂在房梁上了。

俏女人的死深深刺痛了杨竹根，他的脑际不时闪过俏女人那惨淡的笑容，现在他已经完全明白合浦珍珠的深深寓意了。她是要把自己完完整整地交还给那个可怜的仗剑书侠呢，同时要他杨竹根交还出去的，还有她的女儿小青。

大竹林子里的那一场拼杀，表面上看他是赢者，其实真正失败的却是他杨竹根，而不是那个断臂书侠。

“小毛贼，我誓杀你！”“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杨竹根没有忘记对方一声声的切齿怒骂。

可是，那断臂书侠究竟是死是活，又去到哪里了呢？

大竹林子黄了又青，青了又黄。流年似水，时局动荡，杨竹根的同村好友有的被拉了壮丁，从此一去不返，一把骨头不知抛在了哪里；留在本乡本土的，也多半让艰难的生活压得腰曲背驼，皱纹满脸了。大竹林子里那一场浴血拼杀，在他们的记忆之中早就变成皱纹里的一颗沙粒，被无休无止的雨水汗水冲刷得干干净净了。

在某一天早上，杨竹根起床洗涮，突然发现自己已是满头花白了，额头上的皱纹就像一群蚯蚓虬聚在一起。

就从那一天起，杨竹根开始常常喃喃地问自

己：“那个可怜的仗剑书侠还活在世上吗？复仇的日子还会到来吗？十多年的情仇就是一根木头，也早该腐烂在泥地里了。”

但他身边，依然没有一天离开过长毛父亲留给他的那把宽口腰刀。

多少年来，腰刀永远被磨得青锋闪闪，再也没有生出来一丝锈斑。

6

柳堡的集市越来越闹猛了。

过去，是每逢双日赶集。不知从哪一年开始，早悄悄变成了一日一集。天色刚麻麻亮，这里就已是鸡飞鹅叫，人头簇拥了。

老竹根背着手，在集上转了两圈，看中了一对肥硕的白鹅。那对鹅的毛羽洁白似雪一尘不染，殷红的鹅冠就像道士头上的道冠一般高高耸起，主人又是一个长得清清爽爽的中年妇人。一切都让人看了心里熨贴。

老竹根俯下身子，在白鹅身上抚摸了一把。那一对白鹅立即作出了回应，冲他昂昂地叫唤了两声。

老竹根心里的笑一下洋溢在脸上，也就不和妇人讨价还价，痛痛快快地掏钱买了下来。

老竹根用大竹篮子挎了一对白鹅，曲曲弯弯拐过两条小巷，来到一座单门独院的宅院前。

竹枝夫妇俩营做着趸贩货物的生意，凭着货商特有的能干和精明，一分钱生成了两分，两分生出十分来。终于，一座体面的高大宅院在柳堡集镇上拔地而起。多少年来，竹枝夫妇一直都在暗中帮衬着老竹根一家，于姐弟情份上，他们就不再是斤斤计较的生意人了。对此，老竹根永远心存感激，觉得自己这辈子再也无以回报了。

晨雾之中，朱漆大门静静关闭着。老竹根知道自己今天来得早了，也不去敲门，兀自在门前石阶上蹲了下来。

人刚一静，脑子里立即浑浑沌沌起来。老竹根从腰间拔出旱烟管，装上一锅，用力吸了一口。

昨天夜里二更多天气，女儿小青还在堂屋里编草席。长竹千在麻线间唰唰抽动，压杠的噗噗声缓慢而有节奏地响着。

老竹根把煤油灯移到草席机旁边，自己坐在暗地里吸旱烟。老竹根的思绪常常被女儿突然冒出来的一句两句话所打断。女儿的话题热烈而跳跃，往往让他无从说起。有时候女儿无缘无故爆发出一阵笑声来，格格，格格格格。让老竹根心里一下又一下地收缩起来。

小青太像她的生身母亲了！要是时光倒流十八年，哪怕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俏女人？

夜色在一点点深下去。村外远处，大竹林子的嘯啸竹鸣和玉水河的流水声变得清晰而响亮起来。

在老竹根的催促之下，女儿终于回房去歇息了。

当女儿的卧房安静下来之后，老竹根磕掉了烟灰，向院子里的磨房走去。夜风下，雨丝似乎变得稀疏一些了。老竹根动手把那扇沉重的石磨卸了下来，一步步挪到院门前，紧紧顶住了大门。

老竹根这才放心起来，回屋后合衣躺在床上。顺手把床沿的那把宽口腰刀，塞到枕头底下。枕刀而眠已成为老竹根不可忘却的习惯，离开寒光凛凛的腰刀，他一刻也不能入睡。

多少年了，他终究无法忘记那一场拼杀！

夜更深了。

老竹根的双眼仿佛两块沉重的门板要闭合起来，他挣了一下身子，竖起耳朵听了一会。除了细细的雨声，门外一片寂静。

倦怠比夜色更深更沉了。“毕竟老了，”老竹根心里叹一口气，说，“年轻那阵子，几天几夜不合眼算得了什么。现在可真是老了，唉！”

朦胧之中，老竹根的眼前出现了这么一幅画面：青翠的大竹林子，似雨似雾天气。腰带一样的青石驿道上长满青苔和野蕨草。格格格，女人的笑声像山泉一样奔流，又仿佛鲜花在绽放。湿嗒嗒的布鞋底拍击着青石路面，发出噗噗湿响。女人雪白的下体像刀刃一样闪耀，让人猝不及防。半空里突然响起一声叱骂：“小毛贼”

老竹根觉得自己突然惊醒了，又似乎依然沉浸在梦厄之中。他猛拍自己的胳膊，想让自己摆脱梦魇，可是他痛得呲牙裂嘴，身体还是沉重得像一扇巨大的石磨，一点儿动弹不得。

浑身浴血的青衣书侠手持雕花宝剑，双眦尽裂，一步一滴血，向他逼近过来。

“噗噗噗”湿鞋底拍击路面的响声，越发近来，一步步都像踩踏在老竹根的胸口上。

老竹根一个激棱，飒然觉醒，挺身坐了起来。

脚步声正从村街深处缓缓而来。噗噗噗。时隐时现，却又十分真切沉重。表示着来者的谨慎疑虑，又毅然决然。

“噗噗噗”老竹根一只手掀开棉被，另一只手几乎在同一时间从枕下抽出腰刀。现在，他已经完全确信自己并非在梦幻之中了。

远处大竹林子的竹嘯声，玉水河的流水声，屋外的细碎雨声，皆已消失远逝。布鞋底拍击溜溜青石路面的声音变得巨大而凛冽，冰山一样倾倒下来。

“噗噗噗，噗噗噗”

“小毛贼，我誓杀你！”“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老竹根耳畔依稀响起这样的呵喝之声。同时，脚步声在院落外面陡然消失了。

老竹根跳下床来，赤脚来到堂屋，贴身站在门后。渐渐地，他觉得自己的两只耳朵仿佛脱离了身体，变成

一对警灵的蝙蝠，附在门缝之间，倾听外面每一个可疑的声音。他双目如烛，把院子内外照得彻亮。十八年前的“仗剑书侠”长剑在握，怒发冲冠，像一尊凶煞的门神贴立在院门之外。

一切都淹没于浓重的黑暗之中。幻觉消失之后，老竹根听见了远外的嘍嘍竹鸣，和玉水河凝重的流动之声。

脚步声再次响起。

“噗噗，噗……”声音缓缓地向远处去了，不久即被细碎的雨声所淹没。

一只夜鸟从屋顶掠过，哇地叫了一声。

当雄鸡啼过三遍，曙光就从门缝窗缝中透映进来。老竹根放下腰刀，刀柄已经被他手掌上的汗水浸透了。他拉开门栓，来到院子里。当他开始搬动那面石磨时，才发觉自己的双手因为长时间的紧攥刀柄，已经变得僵硬无力了。

细雨一如既往地四处斜飞着，东山顶上透出一团曙白之色。如果是天气晴好的日子，现在那儿应该是一抹嫣红的朝霞了。然后，一轮旭日喷薄而出，把四月的江南大地染成了一匹大红花布。

老竹根站在院门外面石阶上，向村街两头张望着。几个赶早集的人从村街深处晃了出来，他们挑着或空或满的箩筐，在雨雾之中走走停停。他们的举动让人觉得有点儿怪异。每到一户人家门前，他们都会驻足看上一看，然后哈哈笑一阵。

他们渐行渐近，终于看见了呆呆地站在院子门口的老竹根，便大声喊叫起来：

“老竹根你想女人想神经啦，贴了满街俏女人的画像呀！”

老竹根听得没头没脑起来。但很快，他在人们的指点下，就看到了端端正正贴在自家黑漆院门上的那张巴掌大的白纸人像。

老竹根的脑袋像被一根大棒狠狠砸了一下，嗡嗡乱响。那纸像上画的正是让他又痛又怜了十八年的俏女人啊！

就这样，不久之后，老竹根随着赶集的村人们，来到了柳堡。

在离开杨村时，他在人们的帮助下，揭去了满街的纸像。仿佛北风吹来遍地雪花，又像除夕夜家家户户张贴桃符，一夜之间，神秘的纸像就遍布了整个杨村，可见张贴者的坚韧和执著。

老竹根心里透亮了：一场延缓了十八年的复仇行动，终于无可避免地来临了。岁月的久长，更显示了对方计划的周密，行动的凶残，正可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啊！”

那么，他老竹根该如何应对呢？十多年来，他曾经臆想过对方无数种寻仇的方式，也谋划过数不胜数的应

对策略。而事情真正到来之后，一切都将重新开始计划了。每当老竹根走到一家门前，揭下一张纸人像，他心里的计划就会成熟一分，勇气也会坚定一成。

柳堡巷子深处那扇朱漆大门终于呀地一声被打开了，一个长相齐俊的年轻后生迈出门来。

“舅舅”年轻后生看到了蹲在石台阶上的老竹根，慌不迭声叫道。

老竹根答应一声，径直走到院子天井里，把一只白鹅，放到青砖地面上。

那只白鹅解脱了束缚，昂昂叫了两声，兴奋地在天井里展翅跑动起来。

老竹根这才对年轻后生说：“初明，你去换一身齐整的衣裳，跟我去杨村。”

7

一刀剑的碰击之声突如其来。

失去依附的断臂仿佛一条漂亮的青蛇，在野蕨草和竹笋之间翻滚着。

鲜血伴随细雨，犹如花瓣在风中飘洒，一片纷纷扬扬。

“小毛贼，你记住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8

老竹根竹篮里拎一只大白鹅回到杨村时，纸像事件已经传遍了整个村庄。

这不得不让人们想起十八年前那个来历不明的俊俏女人，当然也有一些年轻人把它当成了小青。村人们对此颇有猜疑，议论纷纷，向老竹根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老竹根均报以无声的回答，脸上的表情像一堵黄泥的山墙，既一览无余，又不知厚薄。

竹篮里的白鹅引起了人们新的话题。陌生的村庄景象和生疏的人们脸孔让白鹅感到了不安，它不住地昂昂叫唤着。几个泼皮后生就玩笑起来，说：“好肥的一只鹅，老竹根是要杀鹅请毛脚女婿了吧？哈哈哈哈哈。”他们朝局促不安跟在老竹根身后的柳初明嘻嘻哈哈地坏笑着。

柳初明在人群面前反而显得大胆起来，跟着嘻嘻笑着。

老竹根回过头来，瞪了他一眼。其实老竹根心里明镜一般，他的这个外甥正巴不得别人这么说他呢？

柳初明暗暗吐了一下舌头，不敢再笑了。

一会就到了家里，堂屋里弥漫着一种甜中带涩的暖洋洋的席草味道，小青正静静坐在机架前编织着草席。

柳初明的到来让小青感到了意外的惊喜，不由放下手中的长千，热热地叫了一声：“哥哥”。

柳初明偷偷瞥了一眼老竹根，又重新回到了窘迫之

中，急急去墙角抱出一捆席草，蹲在地上挑拣起来。

小青问道：“今天什么日子呀？哥哥穿了一身新衣裳！”

柳初明支支吾吾了一阵，其实他也并不明白舅舅何以今天非要他穿一身新衣新裤。从柳堡一路行来，老竹根只顾自己打头里走着，并没和他说得几句话。

老竹根从炕间泡出一碗茶来，一口一口慢慢喝着。几次他放下碗来，看着眼前一对年轻人，想说点什么。但最后终究没有张嘴说出话来。

老竹根心中的计划已经越发明朗起来了，喝过一碗热茶后，他来到院子里。

“以后，他们终归会明白的。”老竹根在心里嘀咕道。

院地上卧着那只白鹅，老竹根动手解开它脚上的草绳。白鹅伸长脖子，不胜感激地昂昂叫唤起来。显然，它忽略了老竹根手中的那把菜刀，和他满脸的坚毅神色。

不久之后，老竹根把盛着滚水和白鹅的木盆端到了院门外面的石阶上，在门槛上坐着，呼呼的吹着气，当街褪起鹅毛来。

春后三、四月天气，家禽们绒毛初生，肥鹅浑身上下都是又细又短的新生绒毛，让老竹根具有足够长的时间来对付。而这正是他所需要的，是他计划的一部分。

老竹根以极大的耐心，一根一根拔着细毛。他的目光不时往村街两头瞟来瞟去。

村街上人来人往，纷纷问道：“老竹根杀鹅呢？”

老竹根扯起嗓子，高声回答道：“杀鹅呢！”

人们大都感到奇怪，说，“这非年非节的，老竹根你杀什么鹅呀？你又不是什么大财主！”

遂又猜议道：“老竹根你昨夜贴了一村的女人像，今天杀鹅是给俏女人祭坟吧？”

满村子里只有老竹根自己知道究竟是谁贴的那女人画像，但他并不分辩。既然大家都认为是他老竹根贴下的纸像，那就算是他贴的好了，反正事情的真相很快就会大白于天下了。难道他对人们说：“这是他的仇人在张榜寻人呢，在打草惊蛇呢，在敲山震虎呢。十八年了，一直生死不明的仗剑书侠再次出现了。”这样说又是什么意思呢？自己结下的冤仇，就得自己去化解。他老竹根再也不能给活着的人留下什么苦难了。

老竹根对人们笑笑，说道：“我祭坟，还要请贵客呢。”

人们便问：“你请的哪家贵客呀？杀好大一只鹅！”

老竹根的笑容就有点意味深长起来，琅声道：“到时候，你们就知道啦！”

于是，不消一袋烟功夫，老竹根杀鹅请客的事情就

在杨村上下传开了。在玉水河一带风俗中，杀一只大白鹅摆宴请客，那可不是一个稀松平常的小礼节。人们纷纷猜测谁将会是那个被隆重邀请的贵客，名单被一个个地排列出来，又被一个个地否认了。最后，全村的人都陷入一种迷惘之中。

中午时分，村公所的役工挨家挨户来传话，让大家吃过夜饭上祠堂里去听书。

役工发现老竹根低头褪鹅毛的时候，每一次都聊足了劲道，一副咬牙切齿的凶狠样子，不免驻足问道：“老竹根你这是在拔鹅毛，还是拔木头上的洋钉呀？”

老竹根抬头看了役工一眼，说：“鹅毛和洋钉是一样的。”

役工楞了一下，见不是话头，嘀咕着转身走了。

老竹根冲着役工的背影，大声说：“夜里听完了书，到我家里喝酒呀，我请你吃鹅肝鹅胗。”

役工回过头来，冲老竹根无声地笑了一下。老竹根知道对方根本就不可能相信他刚才的邀请，却也不再多说，让他走去了。

朝着役工行走的方向望过去，远处有一棵大樟树，下面一群七、八岁大的伢儿正在做踢石子进洞的游戏。伢儿们一边蹦蹦跳跳踢着一粒石子，一边咿咿呀呀唱着含糊不清的谣曲。

雨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了，雾气弥漫开来，使伢儿们的身影显得模糊而飘忽，老竹根觉得自己慢慢地又浸入一种梦一样的境界里去了。这些天来，他常常会这样不知不觉地进入到亦真亦幻的境界里去，这是以前没有过的。

在接下来的整整一个下午时间里，从老竹根家里飘逸出来的蒸煮鹅肉的香味，笼罩了整个杨村。而在这之前，老竹根曾经匆匆去过一趟杨村的小药铺子。

9

村公所的役工奔前跑后，好不容易借得几十条长板凳，在祠堂里前后摆开来。厅堂的高案上，已经点起了两支碗口粗的大蜡烛。烛光融融，把祠堂里照得如同白昼一般。

一张八仙桌子被铺上粗纺床单，成了说书的台子。不久，瘸腿的年轻徒弟船一样摇了进来。年轻徒弟于书台一侧坐下来，喝一口茶，调好胡琴，就拉动起来。

那徒弟是先来热书场子的，拉得一手好胡琴，只见飞弦走弓，琴声悠扬，早引动了全村的人。

在纷然而来的人群之中，小青和柳初明走在最前面。见到役工之后，小青把一盒洋纸烟卷悄悄塞到他手里，说：“这是爹爹让我捎给你的。”

役工望着手中那盒市面上作兴不久的稀罕物事，半

天猜不出缘由来，只好问道：“老竹根可是有什么话头转告我？”

小青说：“爹爹请你散场后去家里喝酒呢。”

役工这才相信了白天老竹根对他的邀请，不免问道：“你爹爹他不来听书吗？”

小青“嗯”了一声，在烛光昏暗的墙角边找了一条长板凳，和柳初明并肩坐了。

役工兀自嘀咕着：“这个老竹根，越来越变得神神道道的了。”

杂然走动的人群，让烛光摇曳不定。苇子做的竹捻子燃烧时，发出哔哔哺哺的声响。

琴声响了好久。终于，随着一阵夜风，说书师傅从祠堂门口疾步走了进来。

那是一个瘦瘦高高的老人，青色竹布长衫衬出他的文弱高雅身材，腰间的雕花宝剑又平添了一份英爽之气，一部花白长须在夜风中瑟瑟抖动，多出了一些苍凉。

当说书师傅坐到烛光辉煌的书台前面时，小青心里突然涌起一阵莫名的悸动，一种似曾相识的怪异念头在她脑际一闪而过。

书台上的惊堂木在人们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被那师傅锵然拍响。“伪啪”戍地一声，乱纷纷的书场顿时寂静了下来。

年轻徒弟手中的弦子拉出流水也似一个长音，然后嘎然而止。那徒弟喝一口茶清了清嗓子，张嘴唱起两句开场段词：

“日出（那个）东方一点红，千古（那个）侠义总成空”

师傅便象征性咳了一声，立起身来，却并不急于开腔说书，而从书台底下摸出一只形状怪诞的长脖子葫芦来，拔掉木塞，仰脸就是一口。

一缕浓郁的酒香在书场里弥漫开来。

小青不免扭过脸来看一眼柳初明，柳初明笑笑，道：“这个断臂师傅在柳堡说书的时候，也是这么异样怪腔的，书可是说得溜好！”

书场上，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那师傅放下酒葫芦，用木塞子轻轻塞住了，向大家歉然一笑。从祠堂门口刮进来的夜风，吹动着他那只断臂的衣袖，凄凄地向身后飘去。

有人喊叫着村公所役工：“喂，把祠堂的门关了！”

书，终于起场了。

说的是一对恩爱夫妻钗分再合，破镜重圆的故事。

多少年之后，小青再也回忆不起这个曾经令满书场人肝肠寸断、泪流满面的故事了。可当时书场里的一些情景依然历历在目，让她永远难以忘怀。

每当说到义愤之处，师傅脸色凛冽，全场寂然；而

说至悲苦之时，师傅会一时语塞，拿起书台上的长脖子酒葫芦就灌一口。场上的女人们就不再噤声啾啾地嗑南瓜籽了，她们唏嘘不已，响亮地擤着鼻涕。几个男人偷偷站起来，去祠堂外面撒尿，滋滋的声音一丝不漏地传进里面来。随之而来的，还有村外大竹林子那沉郁的呼啸声，和夜鸟飞过祠堂上空的声音。

在师傅仰脸喝酒的时候，徒弟就用一阵悠扬的胡琴声来填补空白，同时用长长的调子唱几句过场的段子。

酒精使师傅的脸色显得一片苍凉，额上的皱纹一条条暴胀起来。小青在内心猜想这师傅以前一定遭遇过什么大悲大苦之事，然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以酒浇愁，直至皱纹丛生、须发皆白。但他腰间的宝剑和他偶尔闪烁的坚毅目光，却给小青一种凛凛敬畏之感。

陡然涌动起来的一种近乎亲情一般的莫名思绪，使小青对陌生的师傅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感情，她目不转睛地盯着师傅看。也有几次，师傅的目光落到了她的脸上。四目相对，师傅的目光避闪开了，来到柳初明的身上。

柳初明就用胳膊碰了碰小青，悄声说：“那师傅正盯着我们看呢。”

小青说：“他是爹爹明天要请的客人，或者认识我们也不一定呢。”

柳初明摇了摇头，说：“这不可能。”

小青说：“那爹爹为什么要买一只白鹅来重重地请他呀？”

“既然舅舅不肯说，散场时我们就问一问师傅吧。”柳初明说。

小青的胳膊肘回撞了柳初明一下，说：“别问！爹爹说过不让我们问的。”

当说书散场的时候，这两个年轻人果然就没有动问什么。听书的人渐渐散去后，小青和柳初明并肩向书台子面前走来。那师傅用目光迎着，先问小青道：“敢问娘芳名？尊父是谁？”

小青一时没有听懂这些文绉绉的问话，柳初明在一旁接过话头，说：“师傅叫她小青好了。”

小青格格地笑起来，对师傅说：“我爹让我们告诉你，请你明天上午到大竹林子里吃烧鹅。”

师傅似乎楞了一楞，目光从小青脸上移开，望着乱纷纷散去的人群，良久无语。烛光摇曳，师傅修长的影子仿佛玉水河畔的柳枝那样，在墙壁上面飘动起来。

小青扯了扯柳初明的衣袖，柳初明说：“师傅不说话，那就算是答应了。”

师傅这才好像回过神来，半嗫半喘地说：“我答应了。只是我不知道姑娘的爹爹是……”

小青看到村公所的役工在人去屋空的祠堂门口晃走着，连忙拉起柳初明迎走出来，一边回首笑道：“师傅别问，明天一早你就可以在大竹林子里见到我爹爹了，

格格格……”

10

竹枝夫妇雇起一个伙计，往乡下去收购草席。第三天晌午时分，他们摇着满满一船草席，回到了柳堡。

竹枝夫妇刚进得家门，天井里昂昂两声，好大一只白鹅张开两翅向他们扑过来。那鹅显然饿得慌了，急急地向它的新主人乞食。

竹枝夫妇面面相觑，正在摸不着头脑，一个邻居听见动静走了过来，告诉了白鹅的来历。

玉水河一带风俗，视白鹅为神圣尊贵之物。馈送别人家白鹅可是一道不可小觑的重礼。哥哥这只白鹅已经送得有点蹊跷了，无缘无故又叫走了柳初明两天未回，这未免让竹枝夫妇心中添了一点不安的想法。

他们原来打算回家后略作打点，就连夜把一船草席贩到宁波城里，做上一笔好买卖，现在只得把做生意的心思放过一边了。三个人胡乱吃了几只清明果子，竹枝夫妇让伙计回船上去守看草席，两个人急急往杨村而来。

出了柳堡大街，远远就望见了那一片大竹林子。

被连绵雨水浸润了大半个春季的竹林，现在一片宁静。雨过天晴，翠绿色的雾气从大竹林子里冉冉升腾起来。一群杜鹃鸟在雾气里盘旋着，忽一下四散开来，落入竹林里去了，仿佛一大把散播的稻秧被抛进广阔的农田里。竹梢纷舞，就像被秧苗飞溅起来的田水。

如此美丽的地方按理说不应该与什么血腥事件连接在一起，但令人心悸的往事不是无法从竹枝夫妇记忆中轻易抹去。竹枝虽然没有目睹竹林中那场可怕的拼杀，但弟弟那身血衣却是她亲手所洗，她换了一盆又一盆的清水，被利刃划破了的粗布衣衫里依然洇渗出缕缕血丝。竹枝的胃里一阵阵翻腾，双手一阵阵哆嗦，这样的情景她怎么能够忘记。当那可伶的女人遗下刚满周岁的女儿，饮恨而去之后，弟弟坠落于无边无际的痛苦之中。不论春夏秋冬，只要农活稍闲，他就会拿上几只果子，或者一碟菜，一碗肉，来到大竹林子里，在那女人的坟前一坐就是半天一天。而且，弟弟还要提防着随时就可能到来的复仇之人，长毛父亲遗留下来的那把宽口腰刀，被他磨得寒光闪闪，终日不离左右。年未过半百，弟弟就已经是一个头发花白、皱纹满脸的老头模样了。

就是小青和柳初明，也让人担足了心。两个人打小就要好得像一个人似的，你心里放不下我，我心里丢不下你。可小青的生身父亲却是那个立誓要杀死她养父的复仇之人，虽然现在生死不明，但难保哪一天就会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这是竹枝夫妇永远的心病，也是两家人一直不肯跟这一对年轻人松口的原因。

可突然之间，老竹根又是送白鹅，又亲身叫去了柳初明，似乎已经作出了什么重大的决定，事先却并没有

和竹枝夫妇商量过半句。这难免不让竹枝夫妇心存疑虑，捉摸不透起来。

久雨之后的太阳就像一只淡黄色的烧饼贴在天穹上，似乎并没有多少光和热。但毕竟是晴天了，青石官道上慢慢有了一些干爽起来的迹象。

从柳堡到杨村，本来有一条官道从马腰子般的竹林中间横贯而过，但竹枝内心一直害怕着这片竹林，每每宁愿多走几里路也不要走这官道，而走那条林子边缘的小土路。

此刻，竹枝夫妇已经绕过马腰子竹林的端部，走不了几步，杨村就在眼前了。两个人一路急行，早已是汗流浹背。正要歇歇气，擦一把汗，却见村口乱纷纷涌出一大群人来。

眨眼功夫，那群人已走出杨村一里开外。

当竹枝夫妇看到被挤拥在人群中间的小青和柳初明之后，一种不祥的预感就像大竹林子上空的雾气那样弥漫开来了。

11

久雨初晴的青石官道干净得就像一条刚从玉水河里溜上岸边的漂亮青蛇，从杨村蜿蜒而来，倏地窜进大竹林子里去了。在那里，它将与那条古老的驿道连接起来。

村公所役工昨夜从书场随着小青和柳初明来到老竹根家里，快是半夜天气了。老竹根早已把一锡壶绍兴老酒烫得热热的，切了一小碟鹅肝鹅心，辣椒炒一盘鹅胗鹅肠，并一碗毛芋头，一碗油炒黄豆，摆在八仙桌上。

役工向老竹根咧嘴笑了一笑，也不问什么缘由，拿起酒杯就喝，挟起鹅肝就吃。老竹根也不多言语，只是相陪喝酒。

小青和柳初明作为晚辈本来是不能上桌的，老竹根破礼硬要他们各喝了一杯热酒，吃了一筷子鹅心，这才让他们自自在在编草席或拣草席去了。

这场酒絮絮叨叨一直喝到鸡叫三遍，东方发白，接着四人又一起吃过了早晨泡饭，才收拾碗盏算完。

役工辞了老竹根三人回家。他是个独身光棍，一觉直睡到晌午时分，才在外边擂鼓一般的敲门声中惊醒过来。

敲门的是那个说书的瘸子徒弟。

在对方因为惊惶不安而显得断断续续的述说之下，事情的纷繁头绪被慢慢梳理了出来，一桩延续了十八年的复仇行动在役工的酒精脑袋里渐然明晰起来。

作为同龄之人，役工对老竹根一家的往事是有所了解的，但他并没有想到与他相处两天又一起在杨村小酒馆里喝过酒的说书师傅，竟然就是那个十八年来

生死不明的断臂书侠！这实在是一件让人既吃惊又害怕的事情！

现在，一切都像久雨初晴的天空那样明朗起来了。

也许，又一场殊死的格斗已经在大竹林子开场了。

得知消息之后的瘸子徒弟显然是来寻求役工帮助的，而阻止这场仇杀行动正是村公所役工的职责所系。

役工的酒精脑袋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清晰状态，他撇下瘸子徒弟，从屋里操起一根枣木做的役棍，一阵风似地刮到老竹根家里，拉起柳初明小青就走。沿街他又大呼小叫，带上了一群人，往大竹林子飞奔而来。

淡蒙蒙的阳光从竹梢的空隙处照射进来，使大竹林子里明一处暗一处的。女人腰带一样弯弯曲曲的青石驿道上，依然蓬生着碧绿的苔藓和杂色的花草。春笋的破土和拔节之声此起彼落，噼噼啪啪，远一声近一声地响着。

役工带着杨村的人们在大竹林子外面遇见了从柳堡匆匆赶来的竹枝夫妇，两支队伍合二为一，一齐向大竹林子深处进发。

一路上，他们互相交换着情况。

杂沓的脚步声和人们短促的话语在大竹林子里回荡着。现在，人们已经完全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老竹根和说书师傅所有的诡秘举动都得到了充分的解释，一切都水落石出了！

人们绕过了一口池塘。

又走过了一丘缓坡。

前面不远，就是马腰子的中心地带了。那里有着一处平缓而杂草丛生的小小土丘，俏女人的坟头就在土丘的一侧。

役工回头望一眼身后的人群，不觉把脚步放慢了。他觉得自己紧攥枣木役棍的手掌里一片湿嗒嗒的汗水。

“真是胆小没用的东西！”他心里骂了一句自己。但他的脚步还是越来越小，越来越慢。身后纷乱的脚步声也渐渐轻了起来，似乎要消失在细碎的竹啸声中了。

衷心的感谢

《美华文学》之所以能够坚持出版至今达13年，全赖一群痴心文学的作家的无私参与，他们不仅花宝贵时间义务编辑、写作、组稿，有时甚至贴钱主动寄杂志给亲友，徵求订阅本刊；而踊跃投稿给《美华文学》的作者、读者，也没有稿酬，他们还捐款给本刊。所有这些，令我们深为感动，也成为鼓舞本刊同仁的重大动力。

最近，我们又收到朋友王鼎钧\$200及招思红\$100的捐款。

那座凄惶的坟头就在眼前不远了。

不知是谁不小心踢倒了草丛中一棵尺把长的春笋，“霏啪”一声，把一群人都吓了一跳。

一行人慢慢转过那座小土丘来，立即看到了令人猝不及防的惊讶的一幕：

俏女人青草凄凄的坟头之前，两位老人面朝坟头席地而坐。老竹根在左，说书师傅在右。他们中间的青草地上摊着一只肥硕的烧鹅，烧鹅旁边是一只长脖子的酒葫芦。老人们花白的头发，仿佛两篷深秋的茅草，在风中猎猎飘动。

这样的情景显然不在小青的预料之中，她从人群中跑上前去，欢声叫道：

“爹爹，爹爹”

可盘腿而坐的两位老人并未加以理睬，他们的背影仿佛就是两座石像，纹丝不动。而两人身边的草丛之中，各自静静地卧躺着他们的随身武器。

雕花的宝剑静卧鞘中，宽口的腰刀一尘不染。

人们渐渐围拢过来，这才发现那只已经被两位老人吃去了一半的烧鹅，满身爬着一些黑色的长脚山蚂蚁。那些蚂蚁在烧鹅上面爬着吃着，然后乱纷纷跌落下来，在地上蹬着细腿，死去了。蚂蚁的尸体在烧鹅身边不断地堆积起来，变成黑压压一片。

喘息未定的人们立即发出一阵惊叫，四散逃了开去。慌乱之中有人踢倒了那只形状怪异的长脖子酒葫芦，里面黄澄澄的绍兴老酒倾倒出来。眨眼之际，那一窠草丛就火烧火燎一般被灼焦了

显而易见，这一对变成了石像的老人，生前曾经有过一次平静而长久的对话。他们一边喝着绍兴老酒，一边吃着喷香的鹅肉，一边各自说着话。然后，毒性在他们的身体里面变成无数条小青蛇，爬动着，噬咬起来。他们望着那座凄惶的青青坟头，老泪横流

小青和竹枝尖脆的哭声陡然响起，惊飞了那一群刚刚落于竹林之中的杜鹃鸟。它们在大竹林子上空盘旋了几圈，往杨村方向飞去了。

远处，传来它们清丽婉转的鸣叫声。

2007年12月24日初稿

2008年7月20日改定于湖城独语堂

【作者简介】杨静龙，浙江宁波人，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现在湖州市文联供职。在《当代》、《钟山》、《青年文学》、《小说家》、《电视·电影·文学》、《江南》等刊物发表小说数十篇，多篇小说被《小说选刊》和各种年度小说选本选载。出版有小说集《白色棕榈》、《DIY时代的一次出行》等，曾获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奖，系中国作协会员。